

很早以前,看过莫言的一篇小说,名字就叫《欢乐》。纵横恣肆的笔触,天马行空的想象,读罢感觉很震惊,我觉得那是莫言最好的小说之一。那种欢乐的感觉绝非仅仅缘于食色,更缘于语言所带来的表现力和冲击力,犹如面粉和着和着便有了筋道。莫言营造了一片词语的密林,字与字,词与词,句与句,缠结纠葛,埋进黑色的大地里,枝头结出颜色诡谲散发出奇异风味的果子,形成了一种无比狂欢的阅读效果。我非常怀疑如今的莫言是否能再写出像《欢乐》那样的作品——毕竟,那需要青春力道的加持和无忧无虑的姿态。

## 欢乐

□知青



曾不止一个人把马云指挥中央爱乐乐团演奏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的视频发给我看,我明白他们的意思:搞笑,找乐——因为这样一首世界名曲让马云演绎得颇有喜感。很多人都说马云貌似多才多艺,实则是在瞎指挥。但我这样认为,只要是了解《拉德茨基进行曲》的人就会发现,马云还是很好地抓住了这首曲子的灵魂的,那就是“欢乐”。马云不时转身,不断用肢体语言在鼓动着观众情绪,尽管那看上去多少有一点点滑稽——但这不正是这首曲子想要传递给大家的的东西吗?听交响乐难道只有听出高雅来才叫好,才配得上所谓交响乐这一称谓吗?世界上很多著名交响乐乐团,都会邀请观众上台指挥,为的就是营造欢乐的气氛,也是为体现交响乐的大众性。

说到雅和俗,当年莫扎特的音乐并没有被作为高雅音乐的标杆,他的作品是有娱乐性的。即使生活最困厄时,他的音乐依然保留着欢乐活泼的阳光基调。他的音乐是带给人欢乐的,而不是叫人正襟危坐的。我年少时,感觉构成欢乐的要件很简单,听几首歌、看一场电影就很高兴。记得刚进工厂的时候,特喜欢听年长工友泡在滚烫的浴池里唱歌(有时是唱戏);那种欢乐,看似简单却又无比纯粹。那时工厂食堂每到周末晚上会增加小炒等下酒菜,那是给单身职工预备的,小伙子们凑到一起,热闹到能把房盖挑开。而有家的人多半不会破费,想喝酒也回家喝,守着老婆孩子,看黑白电视机里演《上海滩》《霍元甲》,欢乐像夜晚飘散的花香,随风潜入夜,令人沉醉却又不知不觉。

如今,很多人的欢乐来自各种段子和短视频,来自朋友圈被转来转去的、想方设法胳肢人笑的链接,但这些欢乐是碎片的、即兴的,甚至是乐一下就忘得一干二净的——不能说全无价值,但很多都是“断章取义”之作。

当年惠子讲“子非鱼,安知鱼之乐?”鱼的记忆据说只有七秒,鱼的欢乐难道会大过七秒?网络带给受众最大的变化便是打通了文化接受的“次元壁”;即使是不同圈层、不同人群;也不管你是住二环里还是住五环外,大家的身份消泯了,地位拉平了,可以共听一首歌,共赏一顿视频,在某一时刻共享同一种欢乐。

梁实秋先生曾在文章中说起西班牙国王拉曼三世的一桩轶事:拉曼三世在胜利与和平之中统治国家近半个世纪,为臣民所爱戴,为敌人所畏惧,为盟友所尊崇。财富与荣誉,权力与享受,呼之即来;人世间的福祉,他从不缺乏。然而,他一生中感到纯粹幸福与欢乐的日子却只有十四天。没错,半个世纪与十四天!这再次证明了一个真理,就是欢乐也好、幸福也罢,与金钱和地位有关系,但又关系不大。

贝多芬26岁时失聪,《欢乐颂》是贝多芬用随后将近30年时间创作而成的,54岁时在维也纳演出获得巨大成功,观众连续五次为他鼓掌。贝多芬虽然听不到,但是他仍感受到了观众巨大的热情,他多次起身向观众致意,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都溢满了欢乐表情。《欢乐颂》让我们感受到了热情、饱满、雄壮。它歌颂的是欢乐,表达的是人们向往“和平、自由、平等”的精神,一经问世便常演不衰。在历经近两百年之后,贝多芬的《欢乐颂》又成为欧盟的盟歌。

有人说,现代医学最大的错误就是把心脏看成一个简单的机械泵,因为至少有半数冠心病患者不是死于高血压、糖尿病,而是死于敌意情绪。没错,事实上心脏是有智慧的,它无时无刻不在与我们全身的各个脏器进行着交流沟通,治疗心脏病最好的东西可能不是药物,而是欢乐——没错,是欢乐带给我们的美好,令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:人间值得!

## 大家V微语

## 在路上就是幸福

□马德

●必须理解生活中的一种情形:特别希望人生中最浓烈的时刻到来,又十分害怕它的到来。

●因为,拥有意味着失落,抵达意味着结束。也就是说,什么都来了,什么也就都没了。这看起来是个悖论,却客观存在。这样巨大的失落感,只有真正成功过的人才会有。

●或者,人一旦到了某个高处,将注定是孤独的。所以,也就容易理解,为什么有的人已经十分成功了,还要那么拼。实际上,他是想把自己定格在过去,定义在近未成功的情境里。

●因为,在路上才是幸福的。

●当然了,饥的人和饱的人悟出来的道是不一样的。居高临下肯定是不合适的,以弱者的态度忖度强者也未必恰当。隔着距离,就意味着隔着经历。距离标注的是世俗的荣枯,经历才诉说着人生的价值。

●这个世界,能抵达顶点的人必然很少。于是,有的久处山下的人,就会对山巅的一切心生恶意。自己这里不行了,也就见不得别人行。

●有的人就是这样,他未必失去了很多,但嫉妒和憎恨,让他的襟怀和格局也陷落了,人生才彻底走向末路。

●也因此,这个世界样子最好看的人,是那些无论身处什么位置,始终能用平等的目光张望彼此的人。这份气质,源于巨大的善和悲悯。一个人,自己活得足够凄惶了,还要在心中盛着别人的悲苦,这样的人,一定活到了极致的平和。

●这种平和,源自心底的平衡。因为敬畏得更多,才懂得了更多,才平静了更多。

## 读史札记

## 柳公权说字

□张希

唐代书法家柳公权,因字写得漂亮,在唐穆宗身边做个右拾遗的小官。穆宗皇帝生活享乐奢靡,重用奸佞。柳公权看在眼里,但他官卑职微,根本没资格劝谏。一日,穆宗问他写字如此漂亮,有何秘诀?

柳公权说:“臣用笔在心不在手,心正字就能正。”果真如此吗?当然不是,史上有些书法家本身就是贪官——但正因如此,皇帝才知道这是柳公权借机劝谏,才能体会到其良苦用心。



## 满足母亲的“被需要感”

□王国梁

母亲现在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:“我老了,不中用了,你们的事我也帮不上忙了。”懂心理学的朋友对我说:“这说明你母亲有强烈的被需要感。人越是在意什么,就越怕失去什么。人老了会害怕自己被遗忘,怕儿女不再依赖和需要他们。”

仔细一想,朋友的话很有道理。最近几年,我们为了让母亲省心,很多事都不与她商量了。有时我们议论一些事,母亲在一旁想插嘴却总是被忽略,只好讪讪地扭身离开。想起母亲一次次神情落寞地退到角落里,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

母亲是个好强的人,年轻时里里外外一把手,不仅把儿女照顾得非常好,也把我们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如今母亲老了,很多事做起来有些吃力,她很失落,也不甘心就这样老去。

母亲的确有强烈的“被需要感”,她很想去儿女尽点力。我把这种情况跟姐姐和妻子说了,她们都表示,以后要尽量满足母亲的“被需要感”。

我家周末要款待朋友们,妻子说:“不如让咱妈来帮我吧,她做菜的手艺是一绝,肯定能帮上大忙。而且妈喜欢热闹,她原来经常在家待客,每次露一手之后都很有成就感。咱们请她来,还能满足她的‘被需要感’。”我点头同意。妻子

打电话给母亲,我从电话里就听出了母亲的兴奋:“招待朋友是好事,我再琢磨几个有特色的菜,到时候肯定让大家满意……”

母亲兴致勃勃地来到我家,准备大展身手。妻子乐得哄母亲开心,说:“妈,您来了我就踏实了,要不然我心里真没底。您也知道我的厨艺不行,这次得好好跟您学几招!”母亲哈哈一笑说:“没问题!”那次的晚餐,朋友们吃得很嗨,一个劲儿夸母亲的厨艺好。我看到,母亲的脸上一直洋溢着满足感和幸福感。

母亲是个热心肠,亲戚家的事,她也爱帮忙。但最近几年,亲戚们都觉得母亲上了年纪,怕累着她,很多事就没让她参与。最近表弟快要结婚了,我打电话给他:“东子,你结婚时请你姨过去帮忙招待客人吧,你也知道,她喜欢热闹。”表弟笑着说:“哥,我早就想请我姨过来呢。我姨热情好客,还懂很多习俗。可又怕我姨累着。”我说:“没事,又不是什么体力活儿,累不着。”表弟哈哈大笑:“我这就开车接我姨去!”

满足母亲的“被需要感”,让她有“找回自我”的感觉,很是开心。那天,母亲对我说:“亲戚们都,我的脑子还很灵光呢,好些事我想的比别人周全。看来,我还不老呢!”看着母亲一脸的欣喜,我笑了。

## 芳香植物

□安武林

芳香植物,我见得不多,仅有三种:薄荷、藿香、紫苏。但它们实在算不上漂亮,观赏性很一般。如果在草丛中,很容易被人忽略。

它们每一种,都有相近的血缘,如同兄弟姐妹一般。尽管植物的种类繁多,相似的也不少,但它们还是容易识别的。

比如芳香植物,那种自身具有的香气,是别的相似的植物所不具备的。

它们不仅不美,而且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很丑陋。尤其是网状的叶脉,比我们日常所见的植物要丰富得多,复杂得多。在我所认识的三种薄荷中,有一种薄荷的叶脉纵横交错,密密麻麻,连容纳一只小蚂蚁平稳落脚的地方都没有。

它们一出生,似乎就老了,没有童年的鲜润、光亮,一副饱经沧桑的感觉。

几种薄荷,绿色的叶子,像磨砂玻璃一样,似乎不愿意让人看清它的真面目,薄薄地施上了一层白粉的感觉。皱纹横生的那一种,绿颜色深一些,但也难有水灵灵的颜色。

紫苏倒是叶子宽大,但它的叶子很特别。像是向天空伸着一只只小手掌一样,平展,好像在贪婪地、执著地向天空索要阳光和雨露。

它们的花朵,颇有相似之处,都是紫色的小花。因为花朵太小,太普通太平凡,所以很难让人注意它花朵的形状、色彩、气味。至少,我从来不去嗅它的气味,判断是否如它的叶子一样芬芳无比。

也许,它不是用来观赏的,才如此朴素、平实。

也许,它的叶子太芬芳了,所以,花朵是否有香气一点也不重要了。

我倒是宁愿不认识它们,没见过它们,没养过它们。这样,当我走进一片茂密的草丛之中,突然闻到一种浓烈的香气,那种震惊,那种激动,那种疑惑,一定会让我产生浪漫的遐想。

——也许,这是天堂的气息吧!